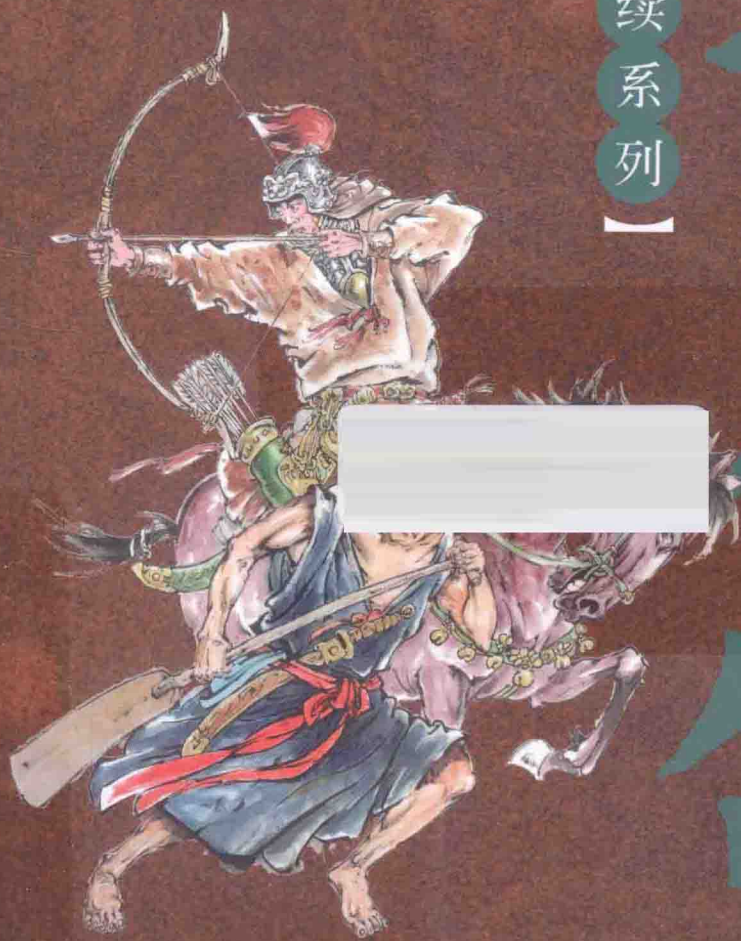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名著补续系列】

水浒后传

清·陈忱◎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中国古典名著补续系列】



水浒后传

清·陈忱◎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后传/(清)陈忱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555-0084-1

I. ①水… II. ①陈…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416号

水浒后传

-
- 作 者 (清)陈忱
责任编辑 胡丽娟
封面题图 马东原
版式设计 韩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 0471—2236466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20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年2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084-1
定 价 29.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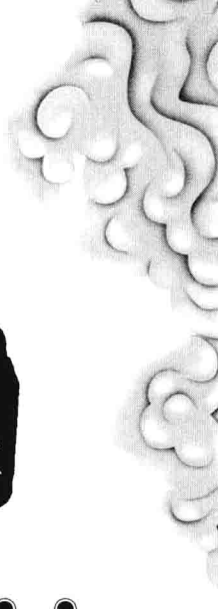
《水浒后传》序

尝论夫水发源之时，仅可滥觞，渐而为溪为涧，为江为湖，汪洋巨浸，而放乎四海。当其冲决，怀山襄陵，莫可御遏，真为至神至勇也！及其恬静，浴日沐月，澄霞吹练，鸥凫浮于上，鱼龙潜其中，渔歌拥桡，越女采莲，又为至文至弱矣！文章亦然。苏端明云：“我文如万斛泉。”是也。《水浒》更似之，其序英雄、举事实，有排山倒海之势；曲画细微，亦见安澜文漪之容。故垂四百余年，耳目常新，流览不废。近世之稗官野乘，黄茅白草，一览而尽，不可咀嚼。岂意复有《后传》，机局更翻，章句不袭，大而图王定霸，小而巷事里谈，文人之舌，慧而不穷。世道之隆替，人心之险易，靡不各极其致。绘云汉觉热，图峨嵋则寒，非一味铜将军铁绰板提唱梁山泊人物已也。

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言成串，触处为奇，又非□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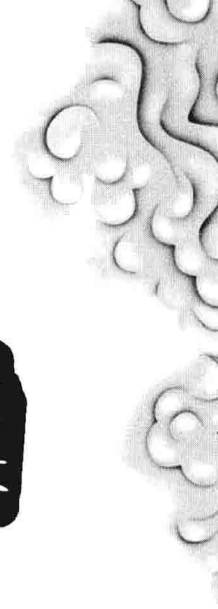
昔人云：《南华》是一部怒书，《西厢》是一部想书，《楞严》是一部悟书，《离骚》是一部哀书。今观《后传》之群雄之激变而起，是得《南华》之怒；妇女之含愁敛怨，是得《西厢》之想；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牡蛎滩、丹露宫之警喻，是得《楞严》之悟。不谓是传而兼四大奇书之长也！虽然，更为古宋遗民惜。混沌世界，何用穿凿，使物无遁形，宁不畏为造化小儿所忌？必其垂老，穷颠连痼，孤茆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者堆塞，饱饕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安得一识其人以验予言之不谬哉？

万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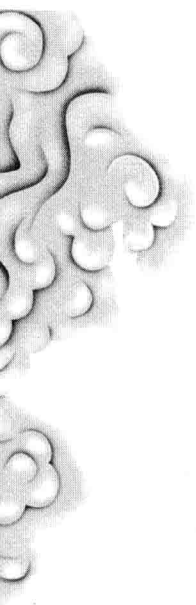
目录

●	第一回	阮统制感旧梁山泊 张别驾激变石碣村	1
●	第二回	毛孔目横吞海货 顾大嫂直斩豪家	10
●	第三回	病尉迟闲住受余殃 栾廷玉失机同入伙	19
●	第四回	鬼脸儿寄书罹重祸 赵玉娥错配遇多情	27
●	第五回	老管营少妾杀命 补天雕旧仆株连	35
●	第六回	饮马川群英兴旧业 虎峪寨斗法辱黄冠	43
●	第七回	李良嗣条陈因赐姓 铁叫子避难暂更名	51
●	第八回	燕子矶玉貌惹奇殃 宝带桥金兰逢故友	59
●	第九回	混江龙赏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征重税	68
●	第十回	墨吏贪赃赔钱纵狱 豪绅聚敛加利偿民	76
●	第十一回	驾长风群雄开霸业 射鲸鱼一箭显家传	84
●	第十二回	金鳌岛兴兵图远略 暹罗城危困乞和亲	92
●	第十三回	翻海舶天涯遇知己 换良方相府药佳人	99
●	第十四回	安太医遭谗先避迹 闻参谋高隐款名贤	107
●	第十五回	大征战耶律淳奔溃 小割裂左企弓献诗	114
●	第十六回	浔阳江闷和酒楼诗 柳塘湾快除雪舟恨	121
●	第十七回	穆春血溅双峰庙 扈成计败三路兵	129



目录

●	第十八回	镇三山遭冤入登云	焦面鬼谋妻落枯井	137
●	第十九回	启兵端轻纳平州城	逞神力夺转唐猊甲	144
●	第二十回	呼延灼父子透重围	美髯公良朋解险厄	151
●	第二十一回	扑天雕火烧万庆寺	小旋风冤困沧州牢	158
●	第二十二回	破沧州豪杰重逢	困汴京奸雄远窜	166
●	第二十三回	跨青骡英雄寻退步	演六甲儿戏陷神京	173
●	第二十四回	换青衣二帝惨蒙尘	献黄柑孤臣完大义	181
●	第二十五回	野狐铺正言折王进	大名府巧计救关胜	188
●	第二十六回	小相逢古殿话新愁	大征战松坡获全胜	195
●	第二十七回	渡黄河叛臣因授首	进鸩酒狭路巧相逢	202
●	第二十八回	横冲营良马识故主	靖忠庙养卒奉英灵	210
●	第二十九回	还道村法斩郭道士	紫髯伯义护美髯公	218
●	第三十回	阴阳设计铁扇离殃	南北两寨金鳌聚义	225
●	第三十一回	马国主游春逢羽客	共丞相访道遇番僧	232
●	第三十二回	庆生辰龙舟观竞渡	篡宝位绮席进霞丹	239
●	第三十三回	萨头陀役鬼烧海船	混江龙誓志守孤城	246
●	第三十四回	大复仇二凶同授首	权统摄杰士尽归心	253



●	第三十五回	日本国借兵生衅	青霓岛煽乱兴师	260
●	第三十六回	振国威胜算平三岛	建奇功异物贡遐方	267
●	第三十七回	徐神翁诗验金鳌岛	宋高宗驾困牡蛎滩	274
●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叙旧六和塔	宿太尉敕封暹罗岛	282
●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宫三真修静业	金銮殿四美结良缘	290
●	第四十回	大聚会弟兄同宴乐	好结果君臣共赋诗	297

阮统制感旧梁山泊
张别驾激变石碣村



【第一回】

诗云：

甲马营中香孩儿，志气倜傥真雄姿。
殿前点检做天子，陈桥兵变回京师。
黄袍加身御海宇，五代纷争从此止。
功臣杯酒释兵权，神武不杀古无比。
可惜时无辅弼臣，维王杂霸治未闻。
烛影斧声千古疑，岂容再误伤天伦。
立位逾年改号蚤，金滕誓约为故草。
秦王贬黜尺布谣，德昭德芳俱横天。
竖儒倡议欲南迁，宗社岌岌烽火连。
御盖过河呼万岁，南兄北弟始两全。

澶渊之役作孤注，乾坤再造功无二。
朝中不拔眼中钉，雷阳枯竹沾新泪。
圣人特降赤脚仙，深仁厚泽四十年。
南衙笑似黄河清，枢使夜夺昆仑天。
青苗法行系安石，郑侠绘图伤国脉。
天中桥上子规啼，半山堂内无筹画。
首揆幸有涑水公，市夫佣贩皆融融。
军中韩范惊破胆，金莲送归词翰荣。
元祐党人何所负，窜逐诛夷皆准奏。
日射晚霞金世界，竟成诗讖为北狩。
崔君泥马渡九河，六宫能唱杭州歌。
二圣还且丢脑后，将军愤死呼渡河。
朱仙镇上虬生胃，痛饮黄龙志未售。
风波亭内碧血凝，甘心侄滕徽臣构。
天道昭昭不可移，神器重归艺祖裔。
侍奉两宫孝莫伦，苒母生时雪窖悲。
十里荷花三秋桂，立马吴山势崩溃。
潍淮之捷出书生，干戈祸定天应悔。
炙手可热握大权，侍郎充犬吠篱边。
空谈性命成何济，谢金函首玉津园。
半闲堂中斗蟋蟀，襄阳五年围不撤。
楼台灯火葛岭西，湖上平章宴未歇。
破竹迎降水逆流，东南半壁谁能留？
可怜无计干净地，开花结子在棉州。
皋亭山下嘶万马，孤儿寡妇何为者？
钱塘江上潮不来，朝臣尽立降旗下。
零仳洋里叹零仳，空扶幼主在翔兴。
甲子门中大星陨，赵氏块肉浮沙汀。
小楼三年在燕市，成仁就义真国士。

黄冠故乡不可期，大宋正统乃绝此。

六陵冬青叫杜鹃，行人回首望断烟。

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

这首长歌，是说宋朝得国之始，败国之由。自太祖开基，太宗承统，其中列圣相传，并无荒淫暴虐之主，只是优柔不断，姑息为心。又有金壬之臣，接踵而生，害民误国，把一座锦绣江山，轻轻送与别人了。其中虽多经济大臣、韬铃勇将，弃置勿用，无由展其长技。后来国势将倾，也就无可奈何了。且如教主道君徽宗皇帝，天资高朗，性地聪明，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所不能，无所不晓。若朝中有强干的臣宰赤心谏导，要做个尧舜之君，却也不难。谁知他用着蔡京为相，引进了一班小人，如高俅、童贯、杨戩、王黼、梁师成之辈，都是阿谀谄佞，逢君之恶，排摈正人，腹削百姓；所做的事，却是造良岳、采花石纲、弃旧好、挑强邻、纳贿赂、任私人、修仙奉道、游幸宿娼，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遂至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岂不可惜？

即如梁山泊内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皆为官私逼迫，势不得已，潜居水泊，却是替天行道，并不殃民。后来受了招安，遣他征服大辽，剿除方腊，屡建功勋，亡身殉国。平定江南回京之日，可怜所存者不过十分之三，虽加封官职，已是功高不赏，那奸臣辈还饶他不过，把卢俊义宣召到京，赐宴之时，瞒着徽宗暗地里下了慢药，回至庐州，水银毒发，坠水而亡。又将鸩酒赐予宋江。宋江明知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坏了一世忠义，骗他来与同饮，双双而死，葬在楚州南门外，宛似蓼儿洼一般。吴用、花荣，与宋江平日最好，闻知此信，来到宋江墓上，对面缢死，也就殡在一处。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墓边经过，无不堕泪，春秋常来祭奠。可见公道原在人心。有诗为证：

戴渊昔日出南塘，入洛能殉社稷亡。

今日忠心同类此，空悲父老奠壶浆。

这一段话，是《水浒传》的煞尾。前已讲过，为何重复提起？看官不知，大凡忠臣义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录，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茎，逢春

即发；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则流。宋江一片忠义之心，策功建名不得，令终负屈而死，岂可不阐扬一番，为后世有志者劝？

他同心合胆兄弟一百八人，为征方腊殁于王事者过半，尚有三十二人。那三十二人是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朱仝、李俊、李应、戴宗、燕青、朱武、黄信、孙立、孙新、阮小七、顾大嫂、樊瑞、蔡庆、童威、童猛、蒋敬、穆春、杨林、邹润、乐和、安道全、萧让、金大坚、皇甫端、杜兴、裴宣、柴进、凌振、宋清，或有赴任为官的，或有御前供奉的，或有闲居隐逸的，或有弃职归农的，或有修真学道的。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辞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了。谁知事有凑巧，话有偶然，机括一提，辐轮吻合，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觉轰轰烈烈，做出经天纬地的事业来。垂功竹帛，世享荣华，成一篇花团锦簇的话。不厌絮烦，且待慢慢的说来。

内中先表那阮小七，从征方腊得功回京，一例升授官职，除了盖天军都统。那地方原是蛮荒徼域，人民梗化，不遵法度。这阮小七又是个粗鲁汉子，不知政体，到任两个月，一味吃酒打人，甚不耐烦。先时破了帮源洞，见方腊的冲天巾、赭黄袍，一时高兴，穿戴起来，摇摇摆摆，不过取笑一番，却被王禀、赵谭看见，道他不该，变脸嗔喝。宋江劝住。那王禀、赵谭又在蔡京面前潜他谋反，蔡京就奏过圣上，削除了官职。那阮小七反得自在，同着母亲仍旧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盖造了十来间草房，土垣竹墙，甚是清雅。寻了两三只小划船，收拾村中几个渔户做了伴当，依旧穿着棋子布背心，在石碣湖中打鱼奉母。

一日，是四月天气，万绿盈门，晴光潋潋。提了一瓮村醪、几味鱼鲜蔬菜，到湖边柳荫之下，蓬头跣足，盘膝坐下，自斟自饮，好生快乐。一连吃了十余大碗，被薰风吹着，酒涌上心中，蓦地懊恼起来。叠着两个指头，自言自语说道：“我哥儿三个，靠着一身本事，赌钱吃酒，惹是寻非，谁敢道个不字。被吴学究说去，撞筹到晁保正庄上，商量打劫生辰纲，图个下半世快活。不料白日鼠白胜败露出来，只得同晁保正一班儿同上梁山泊。后来宋公明入伙，弟兄们越多了，做成惊天动地的事业。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服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多年。两个哥哥俱死在沙场，骸骨不得还乡。我蒙圣恩，得授官职，一时孩子气，穿戴方腊服色，被王禀、赵谭造谤，削夺为民，如今倒也自在。挤着气力，打几个鱼，供养老母，再不受这伙奸臣的恶

气了，到后来图一个囫囵尸首也就罢了。只是闻得宋公明、卢员外俱被奸臣假传圣旨将鸩酒药死，吴学究、花知寨俱缢死在楚州墓上，岂不伤痛？若依我阮小七见识，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蔽贤嫉能这班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反被他算计得断根绝命！如今兄弟们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孤掌难鸣，还做得什么事？我明日备些酒肉，到山寨里浇奠一番，也见平日的弟兄情分。”一头吃，一头说，把一瓮村醪吃得罄尽。提了空坛碗碟，踉踉跄跄撞到家里，放倒头便睡。

直到明早，红日三竿，方才爬起来。果然叫伴当宰了一口猪、一腔羊，买些香烛纸钱，扛两坛酒，将划船装好了。两个伴当荡桨，慢慢的从石碣湖荡到梁山泊里。从金沙滩上岸，走在忠义堂基址上，一看光景，比前大不相同。但见：

万山料峭，野水苍茫。三关崩塌，四寨空虚。晴天正四月清和，惨雾似九秋黯淡。断金亭下，犹存珠贝零星。忠义堂前，剩得刀枪断缺。杏黄旗破幅挂松梢，锦战袍旧襟堆榭叶。空岩凝血，埋藏腐烂心肝；乱棘招风，挂满焦枯毛发。户额篆文尘燕屎，石碑姓氏蚀苍苔。豺嗥似醉汉嘶呼，虎啸疑登坛叱咤。正是：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叫伴当搬上东西，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五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两泪交流，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烫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啊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撕开。”伴当撕肉烫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

阮小七早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

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僭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什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作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

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立起身来，正打点收拾回船。远远山前大路上，敲着铺兵锣，蓝旗对对，执事双双。青罗伞下罩着马上坐的一个官员，吆喝而来。阮小七道：“好不奇怪！这山僻去处，哪有官府来往？”说声未绝，渐渐直到忠义堂上来。阮小七定睛一看，那个官儿模样生得：

骨查脸，鹰眼深眶，绀略口，鼻须倒卷。广有机谋，常多冷笑。相府阶前施婢膝，济州堂上逞奴颜。

你道马上这官是谁？原来就是蔡太师府中张干办，前日随着太尉陈宗善来山寨里招安的。因他伶牙俐齿、擅作威福，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来吃了，换上十瓶村白酒。诏书上无安慰之意，众好汉心中不服，一齐发作，扯破诏书。亏得宋江劝解，连夜送下山，抱头鼠窜而去。因他极会逢迎，蔡京十分信任他，要抬举他一场富贵，对吏部文选司说了，讨这济州府通判与他做。领了文凭，到任未及三个月，因太守张叔夜升了廉访使，他便谋署这济州府印。倚着蔡太师脚力，凌压同僚，贪虐百姓，无所不为，人人嗟怨。他思量宋江这一伙虽然销散，那梁山泊旧寨或有旧物埋藏，可以掏摸；余党潜伏，缉捕得几个，倒有些生发。这两日是四月天，蚕忙停讼，没处弄耸，趁闲来此巡察，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在此吃酒，一见便喝道：

“你这伙是什么歹人，又在这里啸聚？左右与我拿下！”

阮小七不听便罢，听见这般言语，火星直喷，如何忍得？提着双拳说道：“我老爷在此吃几杯酒儿，干你鸟事！做张做智要来拿我？”跟随人役有认得的，道：“这便是活阎罗阮小七。”张通判大怒道：“你这杀不尽的草寇，重新在此造反！我今为一郡之主，正要剿除遗贼，怎便违我？如此放肆！”阮小七圆睁怪眼，手拍胸脯，露出那青郁郁刺的豹子来，骂道：“你这腌臢畜生！我老爷也曾为朝廷出力，征战多年，蒙授盖天军都统。哪里钻出来这害民的赃贼，无事便来撩拨老

爷！”抢到马前，要提他下来，被众衙役拦住，不得近身。阮小七大吼一声，想要杀他，身边又没有利器，就夺衙役手中藤棍，劈头乱打，把张通判的幞头一下打得歪瘪在半边。众衙役慌忙护卫，当不得阮小七力大，把藤棍一搅，都倒在地。张通判见不是头，扯转马，连抽两鞭，飞也似跑去。众衙役也都爬起逃走。走得慢的，被阮小七抓着一个，喝道：“这是什么野贼？倒来闯事！”擎着拳头便打。那人杀猪也似叫道：“老爷，不要打！不干小人事。这是济州通判，是东京蔡太师府内姓张的干办，新任未久，恐怕泊里另有什么闲人，故来巡视，认不得老爷，因此唐突。求饶了小人狗命罢。”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便饶你。只是你去对那野贼说，敢是天包着胆，没事便来轻惹老爷！”那人得了性命，没口的说道：“小人就去说。”一骨碌爬起来去了。阮小七道：“原来就是那个张干办，不过是蔡京门下一个走狗，岂可为民父母？朝廷好没体统！可惜不曾带得刀来，砍了这颗驴头便好。”正是：

书诗遂墙壁，奴仆且旌旄。

阮小七性定一回，酒也醒了，叫伴当收拾回船。划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候，对母亲说知此事。那婆婆埋怨道：“两个哥哥通没了，你是个独脚腿，每事也要戒些性子。倘那厮明日来合嘴，怎处？”阮小七道：“不妨，老娘放心，我自有对付，凭他怎地！”当夜无话。明早起来，依旧自去打鱼。

到第三夜二更时分，阮小七睡在床上，忽听得门外有人走动，抬起头来，只见有火光射到屋里，连忙爬起，穿好衣服，且不开门，挎口腰刀，手里提根柳叶枪，踮起脚来，往墙头外一望。见一二百士兵，都执器械，点十来个火把，把草房围住。张干办带着大帽，紧身衣服，挂一副弓箭，骑在马上，叫道：“不要走了阮小七！”十来个士兵用力把篱门一推，倒在半边，一齐拥入。阮小七闪进后屋，从侧门里跑出，大宽转到前门来。士兵在内搜寻，张干办还在门外马上，不提防阮小七却在背后。说时迟那时快，阮小七轻轻挺着柳叶枪，从张干办左肋下用力一搠，那张干办大叫一声，早颠下马，血流满地。阮小七丢了枪，拔出腰刀，脖子上再加一刀，眼见得不活了。士兵听得门外喧闹，回身出来，不防张干办尸首在地，有两个绊着跌倒。阮小七抖擞精神，一连乱砍了几个，余多的各顾性命霎时逃散。

阮小七走进屋里，连叫老娘，不听见答应。地下拾起烧残的火把，四下里一照，只见婆婆一堆儿躲在床底下发抖，两个伴当通不见了。连忙扶出说道：“老娘受吓了。此间安身不得，须收拾到别处去。”遂把衣装细软拴作一包。煮起饭来，母子吃饱，扶老娘到门外。拖起张干办，并士兵尸首，到草房里放起一把火来，焰腾腾烧着。已是五更天气，残月犹明，参横斗转，见张干办那匹马在绿杨树下嘶鸣不已。阮小七想道：“母亲年高之人，怎生走得长路？何不牵过那匹马，骑坐了去？”就带住那马，扶婆婆坐好。自己背上包裹，挎了腰刀，提把朴刀，走出村中，向北边而去。有诗为证：

千呵万笑骗乌纱，只合装愁坐晚衙。
何事轻来探虎穴，一堆佞骨委黄沙。

话说阮小七杀了张通判，扶母亲上马逃走。那婆婆嗟叹道：“我生你哥儿仨，本等守着打鱼，待我吃碗安稳饭，却上了梁山。小二、小五俱遭横死，剩得你一个，将就些儿指望送我入土，又闯出这场奇祸来。我老年之人，受不得这般三惊四吓。”阮小七笑道：“老娘不必嗟怨。这不是我寻他。难道白白受那厮凌辱？真个有累老娘。今后寻个安身所在，随他甚么人在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发怒了。”婆婆道：“恁般便好。”正是：

艰难随老母，惨淡向时人。

当下母子二人一头说，一头走，夜住晓行，饥食渴饮。在路行了两日，听得过路的人说：“那梁山泊阮小七杀了济州通判，如今城市里奉着明文，画影图形搜捕。有人拿得着，给赏三千贯哩！”阮小七听得这般消息，不敢从州县里过，只往山僻小路行走。他是个粗卤的人，不曾算计得哪里安身，只顾往前走去。约莫挨了十多日，到一座高山脚下，看那山势十分险峻。一来天气暄热，二来那婆婆受了惊恐，又途路上辛苦，一时心疼起来，攒着眉呻吟不绝。看着坐不住，要跌下来。阮小七惊惶无措，却好山坞里有座古庙，轻轻扶老娘下马，搀到庙里，空荡荡并无一人。将包裹打开，把布褥铺在一扇板门上，服侍老娘睡倒。婆婆道：“这回心里疼

得慌，怎得口热汤水吃便好。”阮小七道：“母亲你且将息片时，这里现放着锅灶，待我寻些火种来，便有滚水。”把庙门反拽上，大踏步走去，四处并无人烟。

蓦过一条小冈子，远远树林里露出屋角，飞奔前去，讨了火种，赶回来已是好一会儿了。正当晌午时分，红日当空，无一点云影，又走得性急，汗流满面，脱下上衣，搁在臂上，想道：“怎么这般炎热！好似前日在黄泥冈上天气一般。”忙走到庙边，推进门来，板门上不见母亲，包裹也无了。吃这一惊不小，又忖量道：

“想是母亲要登东，包裹怕人拿去，就带在身边。只是马往哪里去了？”走出后门一看，都是乱草。四下里声唤，并无形影，心下慌张起来，道：“不好了，敢被虎狼拖去？当初李铁牛驮母亲到沂岭上，口渴要水吃，铁牛到涧边舀得水来，则剩得一只大腿。今日却好一般！”又道：“且慢！若被虎狼所伤，必有血迹。”拨开乱草，山窝里各处搜看，并无一点血痕。又想：“马匹、包裹俱没影响，决非虎伤。”踌躇不定，走到前面神厨边立着，心中焦躁，眼泪汪汪，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又无人可问。思量到大路上抓寻，又想：“母亲因害心疼走不动，哪得出门？”胡思乱想的正没理会，忽见走进一条大汉来。怎生模样？

面白唇红，眉浓眼秀。八尺以上身材，三旬以外年纪。青纱万字头巾，双环玉碾。梭布斜纹褶子，挺带银镶。看来是旧家子弟，略带些行伍出身。想暂时撞到江湖，终不失英雄本色。

那阮小七不见了母亲，正在烦恼，蓦然见他走到，抢步向前，一把扭住，嚷道：“你还我老娘来！”

正是：天边孤雁重连影，波内长鲸再起云。

不知那人如何理说，且听下回分解。

石碣村若不过梁山泊，阮小七未必去祭奠。通判不是张干办，也未必去寻事。石碣村也，阮小七也，张干办也，人与地俱有祸根，所以机彀一发，住手不得。如肤寸之云迷漫六合，世上事每每如此。张干办已死，余人杀者杀，逃者逃，剩下坐马，苦无着落，妙在绿杨树下，嘶鸣不已，阮小七牵与娘骑，是史家点滴不漏处。不知者但为阮家母子喜其凑巧耳。

毛孔目横吞海货
顾大嫂直斩豪家



【第二回】

却说阮小七扭住走进庙门的汉子，要他还母亲。那人不知就里，说道：“你是什么人？好没来历！还你什么老娘？我正着恼，走得热了，到这庙里歇一歇。你是什么人？”阮小七情知无涉，只得放手，便问道：“你从大路上来，可曾见个年老婆婆拿着包裹么？”那人道：“我在十里牌酒店里吃了一角酒，这般热天，路上并无人走，哪里见有婆婆！你是哪里人？为甚的不见了老娘？”阮小七道：“我是石碣村人，同母亲投奔亲眷。路上辛苦，母亲一时心疼起来，扶在庙里睡着，要口热水吃。我去寻得火种回来，就不见了母亲，马和包裹通没了。正在心焦，见你走进来，忍不住只得问了。”

那人想一想道：“石碣村可是济州管辖，相近梁山泊的么？”阮小七道：“正是。石碣村的湖面连着梁山泊。”那人道：“梁山泊里宋江部下有黑旋风李逵，你可认得？”阮小七道：“我也曾认得，只是死了。”那人道：“再问你，当初宋江打破祝家庄，有个一丈青扈三娘，拿上山寨，后来怎么样了？”阮小七道：“一